

● 深圳特區文藝叢書

報告文學選

BAOGAO
WENXUEXUAN



報告文學選

[1 9 8 0 — 1 9 9 0]

海 天 出 版 社

(中 國 · 深 圳)

责任编辑：周建生

封面设计：陈士修

书 名 深圳特区文艺丛书·报告文学选
编(著)者 本社
出 版 者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发 行 者 海天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广州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470千字
印 张 16.5
印 数 1—3,000册
ISBN 7-80542-042-4/I·14
定 价 11.40元(平) 14.90元(精)

深圳特區文藝叢書

主 編：潘江津

副主編：馬松林

王效文

呂炳文

李 青



《深圳特区文艺丛书》序

杨 广 慧

深圳特区创办已经十年了。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南国边陲这块小地方却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年来，随着深圳特区经济的繁荣发展，文艺队伍不断壮大，文艺作品的数量从少到多，质量从低到高，使特区的文艺创作不断丰富、成熟起来，受到世人的瞩目。《深圳特区文艺丛书》（1980—1990）的选编出版，就是特区作者、作家们多年来辛勤耕耘的结晶，是值得大家高兴的。

深圳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是进行全面改革的试验场。它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比内地多，受外来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也较内地大，这就使特区担负的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显得更为重大和更加艰巨。为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大力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更自觉地、更切实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这方面，所有的宣传文化部门和文艺工作者都有义不容辞的职责。

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从来就不单纯是娱乐的消遣品，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而且诸种功能也是紧密相联的。一部好的、成功的作品，不但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必定在思想上给人以教育和启迪，对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树

立美好的理想和人生追求等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一再强调“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道理所在。近十年来，深圳特区的文学创作，虽然也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但总的情况是好的。作家们利用自己手中的笔，对加强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作出了贡献的。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要清醒地看到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振奋精神，更加脚踏实地潜心进行创作，力争有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特区和全国的广大读者。

进一步搞好特区的文学创作，一方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两个基本点”，坚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作家们要深入生活，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多接触，交朋友。一句话，就是要熟悉特区这个社会，熟悉特区的人。脱离社会，不了解生活，仅靠主观臆断想象，是绝不会创作出闪耀着我们时代的思想光彩，与特区建设者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作品的。我们相信，特区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地学习，提高社会责任感，勇于实践，勇于创新，辛勤耕耘，一定不会辜负特区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一个繁花似锦，更加光彩夺目的文艺百花园必将呈现在特区的土地上。

值此《深圳特区文艺丛书》（1980—1990）的出版，我简单地写下了上面的话，以表达我的心中情，同时，也作为此丛书的序。

目 录

王向同	
火中起飞的凤凰	1
陈锡添	
美容雕塑师	48
梁兆松	
“文侠”吴立民	66
袁 炳	
心灵的光柱	76
陈 浩	
为开放改革而歌	84
曾 建	
升起来了，一颗新星	90
薛国良	
光影在腾飞中闪耀	103
姜柳初	
柳暗花明又一村	110
沈建平	
职教交响诗	121
谈 耘	
名模，十六岁	130
刘学强	
时代的明白人	137
陈宜浩	
蛇口，有这样一个男子汉	161
宫瑞华	
在未来历史地理的刀刃上	178

陈秉安	
来自女儿国的报告	195
吴松营	
来自一个合资企业的报告	228
贺京沙	
深圳, 花园中的新城	237
杨宏海、丹圣	
特区经济卫士	252
廖虹雷	
他们在特区的土地上	268
李建国	
旋 飞	283
钟志谦	
一个普通女性的神奇	309
杨 群	
选择者的轶闻	317
吕炳文	
创造英雄业绩的人们	325
刘起裕	
他们创造春天	340
黄 萍	
创业歌	354
沈迎彦	
织 女	365
赖伟宣	
挑大梁的临时工	377
叶明镜	
制鞋托拉斯	383
林雨纯	
一个香港企业家的悲喜沉浮	397

陈向兰		
曾鸿文传奇	431	
王雪松		
欲海沉船	444	
刘志文		
乐园，并不属于冒险家	460	
何坤华		
电脑魔影	488	
普建国		
深圳的营盘深圳的兵	507	

王向同



笔名向同、向彤、辛牧。广东化州人。1934年生，1949年6月参加革命，1956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广西大学中文系工作，1984年6月调到深圳特区报，先后任编委办、文艺部副主任，1987年评为主任编辑。系广东作协会员，深圳作协理事。曾发表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多篇，著有《陆游诗词赏析》、《中国古代戏剧故事集》等书，参加执笔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文学理论基础》。

火中飞起的凤凰

——超越死亡的“特区四君子”

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再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

田汉：《致郭沫若》

1920. 2. 9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

郭沫若：《凤凰涅 》

1920. 1. 20

深圳十年，是震撼世界的十年。

在这昔日的文化沙漠，招来了四面八方的志士，聚拢了成千上万的精英。

有人说，甚至连小偷、乞丐、妓女、骗子中的“精英”也聚到深圳来了。于是，有人便借此把深圳说成骗子的世界，“冒险家的乐园”。

遗憾的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真正建造高楼大厦的、成千上万埋头苦干的人，却被一些人忽视了。特别是深圳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平日在想什么，干什么，更鲜为人知。我不擅于讲稀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只是从知识分子堆里采撷了两位癌患者和两位医生夫妇的生活片断，向世人报告。

一 不是病人找医生，而是医生找病人。

保健办下令：“让他明天立即来住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内，特区保健办公室副主任郭舜卿主治医师，正在不停地打电话，焦急地寻找一位病人。

那是1987年10月末11月初。一年一度的保健体检证实：教育学院周乐群副教授胃部有严重癌变。患者没留下电话号码，似乎对体检结果漠不关心。

几经周折，保健办终于找到周乐群，但这时他正准备动身到外地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接着，还要应邀到广西大学去讲学。已经答应的事，怎能食言呢？他深怕到医院复查，万一发现了什么，医生要他留下，岂不误事？于是，他同夫人商量：等到这一系列学术活动结束后再去复查，哪怕住院也安心了。夫人也是个为了事业

不惜一切的人，她虽然感到不妥，但还是同意了丈夫的决定。

保健办的同志等了两天，仍不见周乐群的影子。郭舜卿心急如焚，她翻遍了所有保健档案，终于查到了教育学院另一位教授（与周同办公室的女士的先生）的家庭电话号码，直到晚上，才拨通了。当她听说周乐群暂时不打算上医院，想等到从外地回来后再去复查时，郭大夫不仅感到意外，而且忍不住生气了。她像是指挥员下达军令似的：“让周教授立即停止工作，明天上午9点准时到保健办来！”最后还特别强调说：让周先生的夫人陪着一起来。

二 他虽然不愿死，但却作好了准备，写下了墓志铭。

1987年11月7日，周乐群终于被医生说服，听从保健办公室的安排，住进了市人民医院留医部六区病房。

尽管医生只是告诉他，胃镜检查发现“胃弯道部位巨大溃疡”，要动手术，但从两位医生的英语交谈中，他听到了CanCer这个词，这位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数十年的副教授，当然知道CanCer就是癌。他不禁吃了一惊：“好家伙，这个魔鬼竟然敢来敲我的门了。”

他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如潮翻浪涌。他想到还有许多计划尚未完成，又想到毛泽东的话：“既来之，则安之。”当然，“安之”并不是消极的等死，得准备同癌魔打一仗。这样想着，心里平静了许多，又像是升起一股无形的力量。

明天就要进手术室了。吉凶难卜，他想到了死，但他并不愿死。在手术前几天的日记中，他曾以《癌肿块》为题，写道：

不，Ca 岂是艳艳桃花？

不，青春，醇酒，宴会，游泳，

谁都喜爱，

不，我不爱黑暗，不爱死亡。

死神在哪里？

黑暗。

讨厌暗夜，
讨厌漆黑。
暗夜漆黑，
死神在徘徊浮游。

“你好”，
握一握手！

他虽然不愿死，但他却作好了准备。他在手术前还了所欠的文债，觉得可以稍微安心地走了。也许是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在11月15日晚，他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

写在关心者的无字碑上
一个不情愿向死亡和命运屈服的人，
一个在改革开放坦途上彳亍而行的共产党人，
一个永远追求新鲜话语的文学史工作者。

三 好一位贤慧的妻子，好一个伟大的母亲！

她说：“天塌下来我也要顶着。”

一个女人，当听到丈夫患了癌症的消息时，将会怎样？我们看到过，有的人被确诊为癌症，或仅仅怀疑是癌症时，丈夫还算镇定，妻子却失声号咷，一家人乱作一团，不知所措。

周乐群的夫人陈道林副教授却沉着、镇定，简直使人惊奇，有的人甚至难以理解地说她“不知利害”，或者说：“你这个人真糊涂！”

陈道林是不是“真糊涂”呢？

11月7日，她将周先生送去住院之后，医院又为周作了一系列复查。有一天，一位学院派去陪伴周的青年向她报告好消息，B超复查结果，只是胆壁厚一点，没有大问题。她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晚饭后便给周挂了个电话，同时告诉周先生，她明天有课，晚上就不打算到医院去看他了。谁知回答却是：“今晚你非来不可，住院医生正等着要和家属谈话哩。”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忙跑到医院。果然，住院大夫钟山正在等她。钟医生满脸同情的神态，十分严肃地告诉她：“胃镜已确诊周教授患的是胃

癌，必须马上动手术。”

她全身一震，但随即对自己说：要镇定。

只听钟山医生问她：“手术前要作些必要的准备。你有什么要求吗？”

当时，她家中只有一个 90 岁的老婆母，需要照顾，大儿子周游在北京深造，老二周泳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三年级。在这严峻的时刻，她深感自己独力难支，需要帮手。

“希望医院把情况告诉教育学院，请学校适当安排同志帮帮我。”

钟大夫点头表示同意。

她想到家里也得有人照顾，于是又请求医生开一个证明，并通知北京的军事学院，请他们允许她的大儿子请假回来。

钟大夫表示赞同，并且建议：“是否让老二也回来呢？”

陈道林想了一想，说：“我不想耽误他的学习。还是不惊动他吧。”

“万一你的老二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父亲了呢？”医生作了最坏的打算，充满同情地说。

陈道林却没想得那么严重，她不愿那样想，只是淡淡地答道：“到了万不得已时再说吧！”

好一位贤慧的妻子，好一个伟大的母亲！她说：“天塌下来我也要顶着。”她当时正担任着两个年级的儿童文学课，为了不影响教学，又能抽出一定的时间照顾医院的病人和家中的老人，她请系里将两个班的课合在一起，合班上课。她想：不能因为自己的家事而耽误了同学的课程。在周先生住院的几个月中，她始终没有缺过一次课。

当她回病房的时候，钟山再三嘱咐她，千万不要把紧张情绪带给病人，只告诉病人胆囊有问题，要手术切除，根本不要提“癌”的话。她克制住自己的焦虑，去到丈夫的床边想着怎样与他谈这事，谁知还没开口，他就说自己早已知道患的是“癌”。这回，倒是他来宽慰她了。最后，他提出了要求：“你快去问问医生，我的病已到第几期，还有多少日子？如果已到晚期，我就得更加抓紧完成一些必

须要做的事。”她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常言道：“知夫莫若妻”。既然瞒不住，就只能顺着他的性子，按着他的要求，同他一起去接受病魔的挑战。

四 他闭着眼睛，脸上、手上、身上插满了管子； 只有喉头发出的“鼾声”，证明他还活着。

1987年11月20日，周乐群被送进了手术室。陈道林回忆说：“那天凌晨，远在北京的大儿子赶回来了，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天还未亮，我就跑去医院，和护士一起，亲自将周送去手术室。

“回病房后，儿子陪我坐着，都不说话，可是心却总也不能平静。听人说，晚期癌症患者，医生打开腹腔，如果看见癌已扩散，就会马上缝上刀口，将病人送出手术室。我默默地祈祷，希望不要过早地将他送回来。11点了，他没出来；12点了，他还未出来。我的心反而轻松了些。我想，这样的大手术，起码要到下午两点才能做完。午饭后，我打了个盹。

“3点了，我的先生还没出手术室，我又开始有些不安起来。

“4点了，他仍然没有出来。我开始坐立不安了。我走到手术室门边，焦灼地等待着，张望着，对每一个送出来的病人都去看一看，都不是他。4点半了，在手术室门前坐候的病人家属已大多离去。我心中打起鼓来，他到底怎么了？会不会死在手术台上了？正在这时，一位年轻大夫从手术室出来，我不顾一切将他拉住，焦急地询问。他告诉我：‘快了，快了，病情比较复杂，一次切除胃、胆、脾、胰四件脏器，得多花些时间。’我一听，简直懵了，天啊，一下子切去四大件内脏，还能活吗？

“这时，学院党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及几位系主任都来了。他们是来探望老周的，可是老周还在手术台上啊。我像是突然见到自己可以依靠的亲人，便把刚才那位大夫说的话告诉他们，话未说完，喉咙就哽塞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同志们安慰我，要我相信医生。

“5点半了，天开始黑下来，我把儿子打发回家做饭，同时让

那位青年教师也回去了。手术室门前已经没有人等待，就只有我一个。这时，我们的邻居、老同事余老师来了，他坐在我的旁边，陪我等待着。大约又过了20分钟，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个病人被推了出来，我知道那就是他。我赶紧跑上前去，只见他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两个鼻孔、两只手腕分别插着输氧管、胃管、输液管、输血管，刀口有引流管，另外还有导尿管……天哪，看见他这副样子，我的心一阵阵紧缩。但，当我听到他张着口呼吸的声音，那种我所熟悉的“鼾”声，我才略微平静了一些。啊，他还活着。护士们把他推进了普外科病房的特别护理室。”

五 他一点也不像是个晚期癌患者。在病房，总是读呀，写呀，忙这忙那……

周乐群第一次住进六区病室，等候手术时，郭舜卿去探望他，只见他一手按着腹部，正在埋头读着什么，另一只手拿着笔，边读边写。郭医生惊讶地问道：“你是个病人，怎么把工作带到病房里来了呢？”周教授抬头笑笑，旁边有病友抢着说：“他呀，整天不是读呀，就是写呀，要不，就是多管闲事，同人谈话，忙这忙那，一点也不像个病人。”另一个病友接着说：“医生，你得好好管管他！”

医生哪里管得住他。他的性子就是这样，你总不能一天到晚看着他吧！

他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事要干，为什么到了病房还要那么拼命干，还总是干不完？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先看看他的来历。

周乐群是1986年3月从华中师大招聘到深圳教育学院、深圳师专来的。在全国高等学校和外国文学界，他是颇有点名气的欧洲文学史副教授。

他1933年3月3日生于南京，少年时代是在湖南度过的。1955年毕业于武汉华中师院（后改师大），随即留校任教，1956年至1958年曾到北师大进修俄苏文学，1961年至1964年又到北大，任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欧洲文学史编委会脱产编委，参加著

名教授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的编写工作。1978年5月，在武汉与著名作家徐迟一起创办《外国文学研究》学术季刊，徐迟任主编，他在教学之余兼任第一副主编。从这时起，全国各地许多同行，特别是一些青年学子，便经常写信投稿给他，同他探讨各种疑难问题，而他总是热情作答，互相切磋。从1979年起，他开始招收欧洲文学史研究生6人（其中5人现已晋升为副教授）。在全国各地历次学术研讨会中，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们喜欢找他交谈。他到特区以后，各地仍有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研究生、青年教师，或通过师友介绍，或慕名而跟踪追寻，写信写稿向他请教。而他，不论熟悉或不熟悉，总是有信必复，有问必答，这就更加一发而不可收。仅在住院前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审阅并答复过全国各地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寄来的论文、作品五、六十篇。有谁知道他付出了多少个日夜，倾注了多少心血？而这完全是尽义务啊！

如果说，一个教授或副教授，当他身体健康的时候，不顾辛劳，不计报酬，义务辅导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值得赞扬；那么，当他患病，特别是患了癌症以后，还一心想着这些青年，并为他们解难答疑，这就更为难得，更加令人钦佩了。

周乐群就是这样的人。

一住院，他就把工作带进了病房。原来，在他手上，还有7位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文稿，待他审阅、指导并提出意见。现在要住院了，要进手术室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出来，而这7位青年的论文和创作，就像欠下的7笔债务，总不能带到西天去呀。他说：“要是那样，即使到了极乐世界，也不会乐的。”所以，在进手术室前的十天，他早赶晚赶，认真地读完了那十多万字的手稿，像所有导师应做的一样，负责地写出了评语，提了修改方案，让妻子帮着付邮寄出去，他才如释重负，安心地接受手术。

六 郭大夫的座右铭——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

周乐群安详地躺在手术台上。